

KONGZIGULI
ZHUSHUKAO

孔子故里著述考



周洪才 著

齊魯書社

周洪才 著

孔子故里著述考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故里著述考/周洪才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
2004.5

ISBN 7-5333-1278-3

I. 孔... II. 周... III. 图书目录 — 曲阜市
IV. Z8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100 号

孔子故里著述考

周洪才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)

E-mail: qlss@sdpress.com.cn

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25 625 印张 2 插页 838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3-1278-3

K · 377 定价: 60.00 元

序 —

刘蔚华

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以后,不久便成为广为流传的显学。从此儒学开始沿着两条线索向前发展,一条由众多弟子及后儒将儒学推向社会,发展到汉代,经过董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的决策,儒学一跃而为官学,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。这是二千五百多年来儒学发展的一条主线。另一条是由孔子后裔坚守的孔氏家学,孔子的儿子孔鲤就是孔子的学生,其孙子思从幼年开始便受到了孔子家学的哺育,以后著述了《中庸》成为儒家思孟学派的魁首,从此儒学在孔氏后裔中被作为家学相沿不废,不论儒学的历史处境如何,这条儒学发展的线索始终强有力地向前伸展着。并由此而烘托了儒风浓郁的地方人文——鲁文化。在一定程度上说,这条儒学发展的副线,对儒学发展主线起着支撑的作用。当然,孔氏家学也是整体儒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,对它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,必定会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促进整体儒学的研究水平。然而,毋庸讳言,多年来学术界对儒学的这条副线,即孔氏家学的研究,仍然是个弱项。山东因有地利之便,若干年来曾陆续发表过一些反映孔氏家学的著述,但此项研究处于弱项地位的状况,并未有太大改变。

周洪才同志的这部《孔子故里著述考》的问世,对改变这种状况必将起到重要的积极的作用。他原供职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

究所,有志于儒家文献学的研究和整理,尤看重对孔氏家学文献的研究和考辨。他有鉴于曲阜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大家辈出,仅见于《曲阜志》记载的,如孔子、颜子、曾子、孟子、子思;孔安国、孔融、孔颖达、孔尚任、孔继涵、孔广森;颜之推、颜师古、颜真卿、颜光敏;左丘明、公孙尼、谷梁赤、毛亨、申培、大、小夏侯、贾鳧西、桂馥……灿若群星,辉映儒林,不独地方之光荣,实亦民族之骄傲。他们的著述及嘉言懿行,由于去今渐远,或遗而未登史乘,或载而著录莫明。即有著录,各家或多异同,至于书之存佚、作者履历、内容梗概、秘本藏所,更是不得其详。周洪才生活于孔子故里二十余年,时仰官墙之高,常瞻庙堂之隆,耳濡目染,心折于儒学之博大精深和邑贤之宏伟著述,觉有责任,立愿要对此作一次彻底清理总结,以促进儒学、鲁文化研究的发展。他放弃过无数次节假日,埋头于尘埃扑面的故纸堆,制作着难以胜数的一张张卡片,花费了十几年的“冷板凳”功夫,抄录、训释、校勘与考辨着那些篇章字句,并且尽量避免“只会提供资源而不善于加工”的资料型学者的片面性,对自己发现的许多涉及古文献学的问题,写成了一篇篇考证性文章。

该书是一部全面考证著录历代曲阜人士(包括孔子、颜子后裔移居他邑、外籍人士寓居本邑而见于曲阜《志》者)著述情况的文献学专著。所收以乾隆《曲阜县志》与民国《续修曲阜县志》所载人物著述为基本框架,参以各史《列传》、《艺文志》,历代诗文集、类书杂著、方志家乘、孔府档案、敦煌文献、年谱碑传、公私藏目、个人知见,尤其注意吸收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有关文献。书内共收录自先秦至建国前四百九十位作者的一千七百余种著述,约八十万言。其中,孔氏著述居其大半,儒学资料遍及书内各部分。

该书依传统分类法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,凡五十七类,每类按时代先后排列;各书注以书名、卷数(个别不可考者缺)、存佚

情况、作者简历(孔颜二氏并注世系)、所处朝代、著述形式(作、传、撰、合撰、编辑、注解、纂修、参订等)、考释文字(提要)、各种版本等。释文内容包括:历代著录情况,前人有关品题,重要序跋摘录,作者生平,著作缘起,及本人考证意见等。作者为方便读者使用,书前冠有《例言》、《目录》,书后附有著者、书名《索引》,以及相关资料。

该书的学术价值至为明显,其突出表现为:其一,搜罗广泛,著录了大批过去未见收录与新发现的邑人著述。参考引用文献典籍四百余种,著录书籍一千七百余种,比乾隆、民国《曲阜县志》二者相加增益近两倍之多。其二,考证确当,订正了许多古今著录、记载错误,澄清了不少疑似问题。如元孔元祚《孔氏实录》,被著名学者黄丕烈、钱大昕误以为即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广记》,此即得到订正。其三,把握书之内容性质,使杂乱纷繁的著述以类相从,井然有序,并创设了该书独有的特色类目——阙里文献类,使家谱之外的众多阙里文献得以收录。其四,经作者详考细查,对一些久佚不传之书均据实际考察结果重新加以著录,并提供了进一步辑佚的线索。其五,通过考注作家生卒,弥补诸家缺憾,是该书的又一贡献。查考作家的生卒年月问题,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小作家的生卒年月,是一项非常麻烦的事情,但作者利用信史、列传、家乘及墓志铭等材料予以考注,颇有参考价值。对此,我相信致力于研究的诸专业者定会感受到该书提供的方便。

我们都知道,典籍历代相传,很容易产生讹误,故诠释经典,务须先行整理。整理工作包括资料之搜集、字句之训释、勘误与订正以及通读等。搜集资料,须有目录学之基础,对多种传本能够择善而从,则需要版本学之知识;确定典籍的著成时代和辨其真伪,又需熟悉辨伪学之规范;辨析与厘清不同典籍中之异说,缺少考证学之工夫,就会误以鱼目混珠。字句的训解、诠释与通读,必须有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素养;要做到订正典籍,则需要校勘学之工

夫。由此可见,文献整理和考证对于经典诠释的重大意义。因此,周洪才同志的这部著作的出版,的确是一部集其十多年心血的儒家文献学力作,是对儒学研究的一个创造性的新贡献!

在1985年以前,我曾担任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的所长,对于周洪才同志的学术人品和治学的严谨,都有卉深的了解。我衷心祝贺他的成功和这部大著的出版!

2003年9月5日 于济南

序 二

王绍曾

周洪才同志出示大作《孔子故里著述考》，都八十万言，洋洋大观，披览之余，叹其精勤，信为传世佳制也。地方艺文之志，由来甚久。《史通·书志》云：“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亦有《坟籍志》。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，讎校之司。所列书名，唯取当时撰者。”《北史·宋隐传》附《宋孝王传》：“（孝王）好臧否人物，时论甚疾之。为北平王文学。求入文林馆不遂，因非毁朝士，撰《朝士别录》二十卷。会周武灭齐，改为《关东风俗传》，更广闻见，勒成三十卷上之。”然则《关东风俗传·坟籍志》堪称专志一地著述之开端。宋元明清以来，地方志中设“艺文”或“经籍”一门者指不胜屈，或详或略，其宗旨并无二致。近百余年间，地方艺文志有趋繁趋密之势，如孙诒让《温州经籍志》、徐世昌《大清畿辅书征》、安徽通志馆《安徽通志艺文考稿》、项士元《台州经籍志》、甘鹏云《潜江书征》、金毓黻《辽海书征》等，其中《温州经籍志》去取严格，考证精审，尤为典范。近年所出《皖人书录》、《江苏艺文志》，网罗宏富，尤便稽核。唯以著者为序，不依四库甲乙，揆以目录之体，不无遗憾耳。昔年余应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之托，尝鸠合同志，辑成《山东文献书目》，近又与沙嘉孙同志辑成《补编》，聊备从事山东文献整理者查核。但录书名、卷数、著者、版本及馆藏、出处，至于内容得失、著者行事，则未遑详究。今观洪才此《考》，爬疏剔抉，著录作者四百

九十人、著述一千七百余种,超出乾隆《曲阜县志》及民国《续曲阜县志》者达二百二十余家、一千二百余种。区以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五十八类,起于三代,迄乎民国,二千年间曲阜文献,纲目俱矣。至于人物生卒年月,孔颜二氏世代次第,出处行事,懿言往迹,以及著作宗旨,内容大要,优劣得失,版本存佚,无不广征博稽,条分件系。资料既富,剪裁复精。时订前贤之失,每发一己新见。胜义纷披,目不暇接。请举数例,用见一斑。《圣门乐志》一卷,《续修四库提要》著录北平图书馆藏旧抄本,谓“孔传铎辑”,且云:“传铎字振路,一字霁窗,孔子六十四代孙,顺康间袭封衍圣公。是书前有康熙丙申其从侄衍治序,略称:从父霁窗任家学,于庙庭乐音有摄理之责,公余汇《乐志》为专书,公之儒林。”实则《山东通志》著录有该书康熙刻本,云:“卷端上题曰孔东塘先生纂,下题曰尚忻汇辑。前有康熙丙申孔衍治序。”因知该书实为孔尚任、孔尚忻纂辑。霁窗乃孔尚忻字,非孔传铎字。传铎为孔子六十八代孙,非六十四代孙。其袭封在雍正元年,亦非顺康间。盖《续提要》此条撰者商鸿逵既误霁窗为孔传铎,而序者孔衍治为六十五代孙,衍治之从父自当为六十四代,种种错误因之而生。此其一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》著录:“《颜修来日记》不分卷(乾隆十八年九月至十二月),清颜光敏撰,稿本。”为北京图书馆藏书。盖因颜光敏已于康熙二十五年去世,年月不符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定本改为:“《颜衡斋日记》不分卷,清颜崇榘撰,稿本,清乾隆十八年。”洪才以为崇榘乾隆十八年尚幼,难有此作,乃致函于余,盖余所主编《山东文献书目》亦沿用颜修来之说也。余乃致函冀淑英先生,冀先生重行审核,确认为《颜懋价日记》,旧说均误。后洪才读李致忠先生《古书版本学概论》,见其中亦有考辨,结论相同。积疑因之冰释。唯李书误颜光敏之弟光敦为颜光敏之兄,误颜肇维原名肇雍为原名肇维,误颜肇维号红亭老人为红序老人,洪才又逐一订正之。此其二。孔继涵《同度记》,传世有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四卷、乾隆孔氏徵

波榭刻本一卷，两本内容多寡详略，殊难推测。洪才以二本相校，发现内容相同，且刻本字句较稿本为胜。版本之学有赖校讎，良有以也。此其三。有此三例，可概其余。洪才与余为忘年交，曩供职于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，有志于孔子故里著述之考镜，矻矻十数载，卒抵于成。去岁洪才来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，可谓如鱼得水。其贤内助钟淑娥女史，亦谙簿录之学，尝撰《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目录》二册行世。夫唱妇随，盖有归来堂之余韵也。今值洪才此作付梓，爰书数语，聊作引言。2004年3月14日江阴王绍曾序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，时年九十有四。

例 言

一、本书是一部考录孔子故里历代著述的地方文献专著，所收以乾隆《曲阜县志》、民国《续修曲阜县志》所载人物著述为基本依据，参以《阙里文献考》、《陋巷志》、《曲阜清儒著述记》、[光绪]《山东通志》，及有关族谱、档案、历代史志、官私藏目、个人知见。对虽不见以上载籍著录，但经查考确为曲籍人士者，如元孔克齐之父孔文升、清孔广牧之父孔继铎等，以及邑志中所收历代寓贤，照加著录。另外，旧籍中的鲁人或鲁人著述，佚名或缺名编撰的鲁国或曲阜文献、孔颜二氏家乘，如晋鲁人白褒《鲁国先贤传》、晋佚名撰《孔氏谱》、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的佚名撰《孔氏家传》、《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》著录的缺名编《曲阜现存古碑拓本》等，亦尽量采收。但像清杨庆《大成通志》、乾隆《曲阜县志》、狄子奇《孔子编年》、蒋祥墀《桂馥墓表》（拓本）、何绍基《曲阜孔母徐太孺人寿序》等关于地方人物方面的非邑人著述，不在此例。

二、本书除广收邑人撰著编辑的一般著述，孔、颜宗子作序的它邑人士编撰的圣门文献，孔继涵、桂馥等校抄、题识、补目的秘籍善本等亦酌加采收，作为《孔子故里学者校抄题跋著述考》附后（见于旧目著录的，如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所著桂馥校签《说文解字》、《续修县志》所著孔昭杰重校吕坤《救命书》、《著述记》所著孔广枬序刘炫《春秋规过》等例外）。所录各书仍以类序编排。另外，历史上关于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作《春秋》，传《周易》之事，

史不绝书,但验之历代书目,却不曾有作为条目明确著录者,今据史载,一一著录各类,题“相传孔子传”或“相传孔子删定”等;又如唐颜师古《大业拾遗记》(一名《隋遗录》,又名《南部烟花录》),古人皆疑其伪;颜真卿《笔法》(一名《笔法十二意》,又名《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),古人亦多疑其伪,然志目仍旧录之,兹亦从之,署“旧题唐颜师古撰”、“旧题唐颜真卿撰”。《孔子家语》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书,旧目但题“魏王肃注”,兹也从之。但对于《中国丛书综录》所著《颜鲁公玄秘塔》、《清人别集总目》所著桂馥《心渠斋三种》之类则径自弃之,无烦考辨、著录。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的颜真卿《平原三表》一卷、《平原奏稿》一卷,其伪已自辨之,亦不再著录。它如《千顷堂书目》等所著实无其书的孔元祚《孔氏续录》,倪灿、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著录的清江三孔后裔孔克己的《孔氏世系》之类;《四部总录艺术编·补遗》等著录的清孔继涑摹刻《宝鼎斋帖》六卷,亦只附辨或附记有关条下,不再专条著录。但于《书名索引》中作参见,即在书名之后标以“误题”或“误著”字样,如“《孔氏续录》(误著)见:《孔氏实录》”、“《宝鼎斋帖》(误题)见:《玉虹鉴真帖》”,以使读者知其何以不收,何以为误。

三、本书收录时限上起先秦,下迄民国。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只收其早年著述,如民国《孔子世家谱》等;离家去台后的著述,如《明清散文选注》之类从略。此外,《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》是研究孔氏家族和明清及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宏编巨制,虽为当代人编辑整理,但内容全系明、清、民国档案原文,且《山东文献书目》已著录在先,故也缀录于阙里文献类末。

四、本书依传统分类法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大部分,每部分根据需要各划分若干类,每类再依作者(编者)时代先后序次。若系注解、辑佚前人著作,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,孔广林辑《论语注》等,则以原作者班固、郑玄为准。每类之下不再更立细目。鉴于曲邑文献中有些既非方志又非家谱,如《孔氏祖庭广记》、《孔氏实录》、

《阙里志》等，旧目著录时，或列谱牒，或入传记，或列论语，或入地理，很不一致，故特设“阙里文献类”以纳之，又因三氏《志》向附《阙里志》，故颜氏《陋巷志》以下皆入此。

五、本书著录以旧目所载和实际传本为基本依据。有些书虽不见于旧目，或者说历史上原无此书，乃是由后人汇辑其嘉言懿行而成，如清冯云鹗所编《圣门十六子书》中之《颜子书》、《闵子书》等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收录时即署某某撰；另如汉孔安国、孔光等虽有著述，但不曾结集，零章残篇保存在清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，台版《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》遂据列目，有的甚至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等提要书目所采收，此亦酌加著录。对于后世辑本，倘系邑人辑佚外籍人著作，如孔广林辑郑玄各书等，以辑本立目著录；若系外籍人士辑邑人书，如王谟、黄奭、马国翰辑申培《鲁诗》等，则仍以旧目著录为据，各家辑本附注条末。若于原书以外另有拾遗或不宜作附注处理者，如《小尔雅佚文》、《颜鲁公文集选》等，乃另立条目。一书内容抽出单刻或编入丛书者，如《汉书艺文志》颜师古注、《檀弓辑注》孔颖达疏、孔继汾《丧服表》、桂馥《滇游续笔》等，亦单立条目。但对《圣门十六子书》中各子之《年谱》、《年表》不再作分析著录。虽然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总录》等已著录在前，而在本书实无必要。至于有的书目将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》书末之《辨讹》析出，另著“《阙里文献考辨讹》一卷”之类，亦所不取。

六、本书著录内容一般有书名、卷数、存佚情况、作者简历、所处朝代、著述形式，及各家著录之异同，该书版式与内容，有关记载并序跋，是非利弊之辨正，各种版本之胪列，稿本、抄本、稀见刻本（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的刻本一般不包括在内）之藏所。书名、作者、考录、版本诸项，各另起行。凡亡佚和未见（存佚不详）之书，不列版本，有辑本者缀于条末；录自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的著述，若无其它考释内容，或《中国历代诗文

别集联合书目》据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等总集著录题卷的诗文集,虽有考释文字,一般也不再另列版本;而对十三经等版本、注家众多,流传较广的典籍,则择其较重要者列之,指明何本为善。另外,经子二部中有些书因考辨材料太多,引用时,只能根据需要,简约其文,而不复一一标注省略号;必要时但将整段引起,以免与其它文字相混。又书内引文如有缺字或模糊难辨者,以“□”标出;对其中个别误字,如“盖”误为“益”、“氏”误作“民”之类,径自改之,不再标注。又根据需要,行文中有加“按”或“才按”者,加“才按”者,一般前面引文已出现过“按”字,乃恐相混,并无特别意义。

七、曲阜孔、颜世家,遗泽绵延,著述甚多,故于其后裔除个别不可考者,如孔文祥、孔至道等,皆系以世次,指明其为孔子多少代孙或颜子多少代孙,对迁徙、寄居它邑者,如孔稚珪、孔颖达、孔平仲、孔贞运、颜延之、颜之推、颜师古、颜真卿等,则注明其居住地。

八、若一人有多种著述,或其著述遍布各类者,只在首条著者项简介作者字号、科第、仕履、封赠等情况,如孔子只在经部易类《周易》、孔颖达只在易类《周易正义》、孔广森只在诗类《诗声类》、桂馥只在诗类《毛诗音》著者项介绍,以后各条但云某某见本部或某部某类某书(如经部诗、书等类的孔子传述),或称某某有某某书,某部某类或本部某类已著录,意在提示读者某人简历已于某处介绍,可参看。但若系一人多种著述接连著录,只在首条注明,以下各条但题某代某某撰。如集部别集类颜光敏、孔尚任各种诗文集等。

九、若系编辑、注释它邑人士著作,或与它邑人士同编合撰,它邑人士一般不作介绍,但涉及有功儒学、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,如董仲舒、郑玄等,则于文中适当简介。注明从祀时间。

十、跨时代的作者,如明末清初的衍圣公孔胤植,既有明朝时

期的著述,也有入清以后的著述,旧目著录时,或题明孔胤植、或题清孔允(衍)植(因避帝讳而改),此则一律题清孔允植。它如孔氏等姓名中的“弘”字被改为“宏”字,由于已在简介中说明,著录时则径随原著或原题著录。

十一、本书之撰,欲采百家之籍为一家之书。力求资料丰富、著录详实、考证得当,故对所见所知之珍本秘籍,如宋代手写孤本长卷及明刻残本《孔氏族谱》、明抄残本《孔氏实录》、明崇祯版《曲阜县志》、清康熙版《孔子世家谱》、乾隆版《颜氏族谱》、旧刻本《复圣图赞》,顾彩孤本传奇《如意册》、颜西山孤本传奇《直钩传》,未刊稿本颜光敏《颜修来杂著四种》、颜懋侨《霞城笔记》、《奈园录》、《颜懋价日记》、颜懋伦《颜乐草堂诗》、孔继涵《春秋地名考》、《炊经堂友朋诗文杂稿》、孔继浩《耀尘集》、颜小来《晚香堂诗》、孔宪彝《孔叙仲诗草四种》、郑晓如《曲阜郑氏遗书十种》,稿本孔丽贞《藉兰阁草》,清抄本颜氏家集《海岱人文三十六种》,稿本《颜氏三家集》,清抄本孔继涑《谷园论书》,乾隆桂氏抄本《桂未谷诗抄》,以及其它各种阙里文献、姓氏家谱、经解杂著,诗词文赋等,必详为著录,间加征引;对其中的序跋及各家品评,必酌加采录;对一些既无传本又不见书目著录者,如孔涛《存存斋稿》,孔弘泰《东庄稿》,孔尚任《稗海》、《广阳关三叠谱》、《佳节承欢录》,孔继涵《金石文跋》、孔继浩《慎终集》、《印谱》,颜懋侨《茗溪渔隐》,孔毓焯《人谱续》、《文集》、《诗集》、《乌喙集》,孔广森《仪郑堂诗稿》,孔昭薰《绶藤吟舫诗稿》,孔昭焜《蜀道倭迟草》,孔昭灿《留香室词》等晦而不显的遗籍,必表而出之。对古今著录歧疑错误之处,如孔灵符、孔晔《会稽记》,孔平仲《珣璜新论》,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广记》,孔元祚《孔氏实录》,孔淑《阙里世系》,陈镐《阙里志》,颜公铤《陋巷志》,孔尚任《祖庭新记》,孔弘毅《曲阜县志》,《颜懋价日记》等条所列举的黄丕烈、钱大昕、邓之诚、王重民,及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孔子世家谱·林前户支谱》、《阙里文献考》、《曲阜县志》、《山东通志》、《稀见地方志提要》、《千

顷堂书目》、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、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等书的各种错误,或以碑文正家谱,或以原书订著录,小至一个时间,大到整条著录,必深研细考,求其当可,实事求是,不盲从已有著录。

十二、为节省篇幅,便于行文,书中还将一些征引较为频繁的书籍,如《汉书艺文志》、《隋书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艺文志》、《宋史艺文志》、《明史艺文志》、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,分别简称为《汉志》、《隋志》、《旧唐志》、《新唐志》、《宋志》、《明志》、《清志》。乾隆《曲阜县志》简称《曲阜志》,民国《续修曲阜县志》简称《续修县志》,《曲阜清儒著述记》简称《著述记》。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、《兖州府志·典籍志》、《曲阜志·类记·著述》、《续修县志·艺文志·著述》、《阙里文献考·孔氏著述》引用时,一般径称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兖州府志》、《曲阜志》、《续修县志》、《阙里文献考》。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简称《隋志考证》,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简称《文献通考》。《辽金元艺文志》乃后人所补,各有若干种,征引时各冠作者于前,而书名略为简化,如钱大昕《补元志》、倪灿、卢文弨《补元志》等。《补晋史经籍(艺文)志》亦有多家,故在引用处理上同《辽金元艺文志》。“续修四库总目提要”,予参有二种,一是王云五主编、台湾出版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排印本,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、大陆出版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稿本影印本。前者先出而不全,予先参之;后见影印稿本全帙,复增补所缺条目。为便区别,行文中前者一仍原称,后者则一律作“稿本《续修四库提要》”。

十三、索引之设,原为揭示书之内容,提供检索便利,故其如何设置、编排,应视实际需要,而毋需照搬既往,套用他人。为既能充分发挥其索隐功能,又不失其个性化,本书在编制著者、书名《索引》时每加变通,如著者、书名《索引》,《著者》置前,《书名》在后;《著者索引》中,先孔、颜二氏,后再按笔划多寡排列他姓,以突出其

地方性、氏族性特点；而释文中有重要检索价值的书名，则以括号注释法附于正名后（如系一书不同称谓，一般注有“一名”、“又名”等字样，否则，但以方括号括起。）。《书名索引》悉按四角号码编排，释文中的需检书名以列目参见的办法排列其中。此外，《著者索引》按著录顺序集合了作者在书中的全部著述，并分别注有朝代、页码和著述形式（作、传、撰、合撰、等撰、编辑、注解、纂修、鉴定、参订等），故不仅能为查考提供线索，且本身就是一个著述简目。假设读者欲了解某作者一生大体成就，只需看一下这个《索引》，便知大概。